

二十余年，与普氏野马为伴

本报记者 李亚楠

准噶尔盆地是普氏野马的故乡，“经过这么多年的保护，普氏野马的种群数量正在稳定增长。野放的普氏野马通过与野驴和鹅喉羚的共处，野性逐渐恢复。”阿达比亚特说。

20多年的积累，让阿达比亚特熟悉这里的每个水源地，每个野马种群活动的区域他都了如指掌。在巡护过程中，如果遇到新鲜的野马粪便，他会用镊子一点点拨碎，了解野马的健康状况。

尽量不打扰，不是不管不顾。“如果遇到雪灾，野马可能会找不到食物，这时我们会在监测站旁边或者到它们经常活动的区域投放草料。干旱的时候，我们就拉水到各个水源地，给野马提供人工水源补给。”阿达比亚特说。

如今，野放区域内野马常活动的区域都安装了摄像头。每天早晨起来，阿达比亚特都要在屏幕上寻找野马的踪迹。“很多丘陵地带还是拍摄不到，人工监测仍是必需的。”他说。

1985年起，普氏野马被陆续引回中国，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依托独特的地理与生态优势，成为普氏野马繁衍生息的家园。

2001年，阿达比亚特毕业后应聘到自然保护区野马繁殖研究中心（现野马繁殖研究所）当了一名饲养员。当时野马数量不多，研究所也并不是它们真正的“家”，“它们的家在广阔的准噶尔盆地深处。”阿达比亚特说，让野马真的变成“野”马，是一件艰难而充满未知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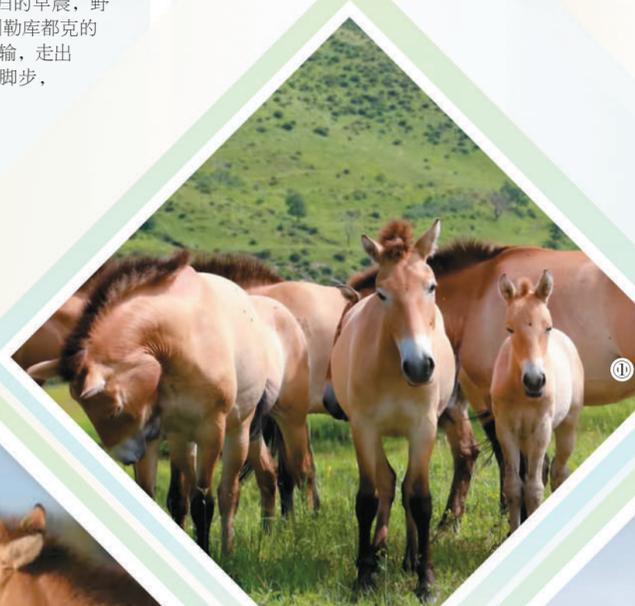
2001年8月28日，野马首次放归的早晨，野外放归点邻近216国道，是一个叫别勒库勒的地方。27匹野马经过300多公里的运输，走出运输箱后，犹豫了很久，终于放开脚步，走进了茫茫荒野。

2005年进入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从事野外监测工作以来，无边的寂寞便一直伴随阿达比亚特，他常常一个人蹲在山头，静静地看着野马吃草、喝水、玩闹。三十几岁结婚，婚后，他的妻子哈布拉·吾努尔汗也成了一名管护员。监测和管护工作常年在外，与家人聚少离多，一有休息的时间，阿达比亚特便会回到家中看望家人。

“自然条件很苦，夏天晒得脸脱皮，冬天风吹得手冻僵。”阿达比亚特说，自己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他知道，“野马回到了故乡，就要尽职尽责地守护它们”。

图①、图②、图③：在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拍到的普氏野马。

图④：阿达比亚特正在野外巡护、监测普氏野马。
以上图片均由张赫凡摄



马年，在大家的期待中如约而至。

马到成功、万马奔腾、龙马精神……关于马的许多成语，寄托着大家对生活的美好愿景。

在中国现存的诸多马种中，有一种十分特别。它的模样很好认——头大脖子粗，一身土黄毛。它便是原产于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和蒙古国干旱荒漠草原地带、地球上现存的唯一野生马种普氏野马。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濒危大型野生动物，普氏野马珍稀程度堪比大熊猫。

普氏野马拥有漫长的进化史，历经了6000万年的风雨沧桑，更特别的是，它比家马多两条染色体，血脉里藏着远古的印记。

普氏野马曾一度在中国野外消失了踪迹，直到1985年，中国启动“野马返乡”计划，从国外引回普氏野马并在新疆和甘肃建立起繁育基地。

40年后的今天，这批回家的普氏野马扎下根来，家丁兴旺。2025年，在新疆举行的“普氏野马回归40周年”活动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普氏野马种群数量已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

养马容易，让野马重回野性难。先圈养，让它们适应；再慢慢繁殖；最后尝试半放开散养——一步一个脚印。2001年8月28日，当普氏野马走进荒原，看着尘土飞扬起来，很多人眼眶都红了——它们终于“回家”了。这是中国首次普氏野马野化放归。此后，越来越多普氏野马从围栏里回归野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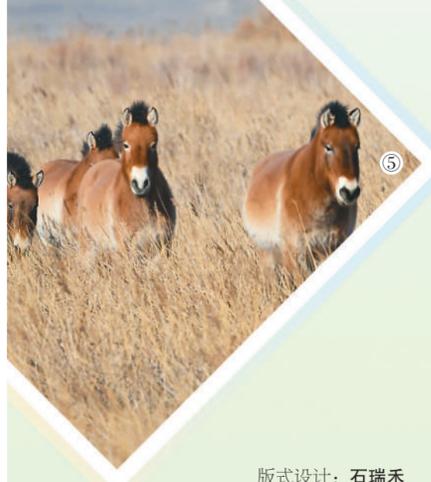
从几十匹到900多匹，保护人员没少下功夫。如今，保护普氏野马，已经不是只为留住一个物种。普氏野马吃草、迁徙，无形中修剪着植被，让养料循环起来，成为整个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一环。普氏野马能重新回归野外跑

起来，可以说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进步的一个缩影。甘肃祁连山、宁夏贺兰山……随着生态修复，普氏野马的新家园越来越宽绰。这不光是给马找家园，更是在一点点修复草原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也不只是保护人员在做什么，越来越多普通人参与进来。在野生动物园里，常有家长带着孩子专门来看这些“活化石”。孩子们眼睛瞪得圆圆的，这大概是最生动的自然课了。

40年守护，荒原上的马蹄声愈加响亮。我们努力保护的，岂止是一群马呢？那是连着远古的自然血脉，是生态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我们对自己、对后代的一份交代。每一步都算数，因为最终，我们守护的是共同的家园和那份对天地应有的敬畏。

图⑤：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到的普氏野马。 李亚楠摄



版式设计：石瑞禾

当我们保护马的时候，在保护什么？

刘发为

为了『不打扰的守望』

本报记者 银燕

在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乔木西拜野马野放监测站，记者见到监测组组长阿达比亚特时，他正准备出门去看望“老朋友”，“前几天在那边见到一群马过来喝水，再去看看它们的状态。”阿达比亚特说，他守护普氏野马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

每次从监测站出发，阿达比亚特都要带上“老搭档”——装着望远镜和野外监测表格的包，开上车深入保护区腹地。地表长满了驼绒藜，下面是坚硬的土包，车跑在上面不停地晃。对于这种颠簸，阿达比亚特早已习以为常。

“看左前方，那里有一群普氏野马！”顺着阿达比亚特手指的方向，记者眼中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苍茫。“哪里有野马的影子？”记者心里嘀咕。

“等一会儿，车再往前开就能看到了。”车又前进了一点，记者终于模模糊糊看到几个点，用望远镜看，果然，十几匹马映入眼帘。“没有好眼神，干不了这个工作！”阿达比亚特有点自豪，“他们都夸我的眼睛比望远镜还好用。”

身为监测组组长，阿达比亚特“久经沙场”，经验丰富。对此，年轻的组员很是崇拜：“他好像给每个野马种群装了跟踪器，只要他出去巡视，总能找到不少野放种群。”

为了更好地保护普氏野马，每次巡护都要有详细的记录，阿达比亚特将日期、天气、巡护路线、经纬度和种群数量等一一填好。

“野马已经熟悉了这附近的几个水源，活动的区域不断扩大，不再害怕回不来。夏天在水源地周围20多公里的范围内活动，冬天下雪的时候，水源不成问题，它们的活动范围能达到七八十公里。”阿达比亚特说，这给野马监测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有时候出去跑了上百公里，却见不到几个野马种群，“如果当天找不到，第二天要接着找，一定要掌握所有野放野马种群的情况——这对种群保护非常重要。”

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吉祥物中，“骋骋”的设计原型就是普氏野马。对此，阿达比亚特笑了，“比孩子考100分还开心！”

云朵低垂，一群普氏野马奔向远处的地平线，扬起阵阵尘烟。开着车从山包后面绕行，好不容易才到离马群比较近的地方，阿达比亚特停下车开始步行，“离得这么近了就不能再开车了，会惊到马群。我们要尽量不干预它们的生活。”阿达比亚特说。

2月，清晨，河西走廊风雪如刀。当城市以张灯结彩的方式迎接新春时，在甘肃武威的苍茫戈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野马管理科的负责人王红军与同事们，正以一种更沉静、更漫长的仪式向“马”致敬——他们日复一日守护着被誉为“草原活化石”的普氏野马，并科学地将它们送回荒野。

“看，那就是。”顺着保护中心主任张强威的手指看去，普氏野马出现在眼前。它们站在旷野中，毛色土黄，身形健壮而紧实。

1989年，保护中心从国外引入18匹普氏野马，开启了重建种群的征程。

“从适应性饲养、栏养繁育到半自然散放试验，从饲料种类、组群繁殖到种群壮大，引入后我们不断探究普氏野马的习性。”王红军说。普氏野马的适应性强，生命力旺盛，不断繁衍生息。到2010年，中心普氏野马种群已扩大到70多匹，第一次野放被提上日程。

野放背后，是日复一日精密如钟表、细腻如绣花的不同阶段的各项饲养和管理。

“普氏野马社会很讲究‘家庭关系’。”王红军指着一个圈舍说，“我们要将雄马和长大的雄性子代分群，以不断构建优良繁殖群。为了普氏野马能更好地在野外生存，在繁育保护的同时，我们尽量减少人为亲近，以遵从和保持马匹的野性，所以每次‘分家’工作比较费时。”

工作人员像“婚姻介绍所”和“家庭调解员”，依据谱系、性格、合群程度等因素，为马匹安排室友、组建新家。“有的马匹会经常性跟别的个体打架，就得给它单独饲养或换群。”这需要极致地观察——马匹间的每一次试探、轻咬等，都是它们确立地位的无声语言。

与此同时，在饲料房，另一项关乎健康的工作正严谨地进行。苜蓿草是主食，玉米、豆粕、胡萝卜等是精料。饲料需要严格称量配比，怀孕期和哺乳期营养更要保障。

“我们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每次工作一个多小时，剩下的时间都在监测。”王红军说。通过现场和监控，他们观测马匹采食、精神状况，以及粪便的颜色形态等，那是最直观的健康晴雨表，此外还要观察马群内微妙的社会互动等。

所有的精心养育与耐心守望，都指向同一个终点——放归野外。

张强威介绍，经过数年的精心繁育，中心的普氏野马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间向河北秦皇岛、浙江杭州等地动物园共计科普宣传调出30匹，并于2010、2012和2025年三次成功放归56匹至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放归后的普氏野马过得怎样？2月的阳光下，在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区域里，无边的芦苇荡随风起伏，几个棕黄色小点正在移动——那是普氏野马，是保护区真正的主人。

“我们通过卫星追踪项圈监测它们。”保护区管护中心科研负责人姜雪说。给野马戴项圈是门学问：马群等级森严如小王国。“我们只给家族中地位次要的成年雌马佩戴，绝不能给头马或‘王后’戴。”她解释道，项圈若被视为“异样”，可能损害首领权威，“我们得尊重它们自己的规则。”

这片毗邻库姆塔格沙漠的湿地，是普氏野马重返自然的“理想家园”。自2010年首批普氏野马“返乡”以来，一场历时15年的“野生复兴”计划在此展开。如今，保护区内生活着28个家族种群、212匹野马。监测人员戏称其中一个特殊群体为“光棍群”——由28匹雄性野马组成的“全雄联盟”。“繁殖季是它们最‘躁动’的时候。”姜雪笑道，“它们会挑战繁殖群的头马，抢夺自立门户的机会。”

让姜雪欣慰的是，普氏野马放归自然后，重新学会了“怕”人。她回忆起一次行动：监测团队将一个马群追踪至预定区域，却有几匹失去踪迹了。最终发现它们隐藏在芦苇丛中，静静观察人类。如今，野马的“警戒距离”已超过5公里。“这种‘怕’，是生存本能复苏的体现。我们最成功的保护，就是让它们真正回归自然，回归生活。”姜雪说。

为了这份“不打扰的守望”，保护区构筑起“空地一体化”的智能监测体系，守护好这群野生精灵。无论是繁育还是野化放归，在甘肃，普氏野马守护的真谛如此深刻：最深情的陪伴，往往最为克制。